

蘇聯知識叢書

# 斯大林与 蘇聯武裝部隊

伏羅希洛夫著 馬清槐譯



蘇聯知識叢書

# 斯大林与 蘇聯武裝部隊

蘇·伏羅希洛夫著  
馬清槐譯

文光書店出版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總 00102 32K 142P. ¥6,5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版  
上海造 0001-3000 冊

# 文海書店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 目 錄

斯大林與紅軍

察里津——皮爾姆——彼得格勒——南方戰線

斯大林——紅軍的建立者

四三

偉大衛國戰爭的天才統帥

七一

## 斯大林與紅軍

我國歷史上的和平建設時期，充滿着許多非常重要的事件。近幾年來，巨川大河已經在若干橋樑的下面流過了。我們底四周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底前途多少與過去不同，衡量與尺度的一般觀念也已全部推翻了。與所有這些事件緊緊地聯繫着的，是斯大林同志底充實的和多方面的革命活動。近五年來，斯大林同志一向處在擁護黨和擁護社會主義的那種正在擴大和洶湧的鬥爭底核心。只有這些情況才能說明，何以斯大林同志身為內戰勝利底最卓越的組織者之一，而他底任務卻多少給這些事件遮蔽了光輝，尚未受到應有的瞭解。

今天，在我們朋友底五十壽辰，我希望至少部分地來彌補這個遺漏。  
〔註〕

不必說，我不能斷言在報端的一篇文章裏可以充分敘述斯大林同志底軍事工作。我祇想使同志們想起晚近的若干事實，發表幾項外界不很知道的文件，藉以利用明顯的實證，來表示斯大林同志在內戰緊張時期所擔當的真正非凡的任務。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時期，斯大林同志或許是唯一的人，對於他，中央委員會選擇了最脆弱的地點和革命感受威脅最為危急的地方，把他從這一處戰線調到了另一處戰線。在事情比較安定和進行得比較順利的地方，在我們武裝部隊正在獲得成功的地方，斯大林是永遠不能被找到的。可是，由於各種原因，凡是紅軍遭受挫折的地方，凡是反動部隊努力求取勝利而威脅了蘇維埃政權底生存的地方，凡是驚惶狀態能够隨時轉成束手無策與奇災大禍的地方——就一定有斯大林在那裏出現。他廢寢忘餐，組織起黨員和工人羣衆、紅軍司令

〔註〕本文係伏羅希洛夫同志於斯大林同志五十壽辰時所作——原編者。

員和他們的士兵；他把領導權牢固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裏，粉碎了混亂的心理狀態。他不僅對敵人、而且對恐慌販子和怠工者都是無情的；他在後方與前線撲滅了反叛者的陰謀，創造了比較健全的空氣，完成了必要的改革並經常為紅軍的勝利而努力。一九一九年斯大林同志在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裏便自己說他正在『變成清除軍事委員會底馬棚的專家』。

### 察里津

斯大林同志在察里津戰線開始他作為一個軍人的經歷。一九一八年六月初，斯大林同志帶領一支隊紅軍和二輛裝甲車，動身到察里津去，負責指揮南俄的給養。在察里津，他在蘇維埃、工會和黨組織遇見難於置信的無秩序狀態，但在軍事司令部各部門，甚至更為雜亂。斯大林同志步步陷入從一般情況所發生的困難，它們妨礙了他底當前工作的完成。其時由侵入烏克蘭的德國佔

領軍廣泛地支持着的正在迅速地蔓延的哥薩克反革命運動，是造成這些困難的主要因。反革命的哥薩克匪幫迅即攫取了察里津附近的許多據點，因此不僅使它無法替發生糧荒的莫斯科與彼得格勒調度正規的穀物供應，而且使察里津處於極端危險的地位。

當時其他地方的情況也同樣惡劣。莫斯科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暴動。在東方，姆拉符約夫已經變成叛徒；在烏拉爾，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叛亂正發展着；在遙遠的南方，英國人正在進逼巴庫。全國在一個火圈裏。革命正經歷着最嚴重的考驗。莫斯科與察里津之間，列寧與斯大林之間，電報往來不絕。列寧警告危險，表示鼓勵，要求決策。察里津的命運變得非常重要。頓河一帶的暴動和察里津的易手，勢必連帶喪失整個北高加索的豐富的穀倉和巴庫油田，並使白衛匪幫得將頓河反革命份子、高爾察克及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份子聯成一氣，然後匯合進迫莫斯科。察里津必須以任何代價予以固守。斯大林同志澈

底瞭解這一點。作爲一個有經驗的革命黨員，他立刻相信，除非他能够左右在這些情況下佔決定性地位的軍事指揮部，他的工作是不會有效果的。

「察里津以南的鐵路線尚未收復，」在他特標着按語而遞送的七月七日的致列寧的備忘錄裏說：「我正趕往前線，只因有要事才寫這封信。」

『我在逐出和大罵需要這樣做的每一個人。我們希望立刻恢復路線。你可以相信而放心，我們誰也不寬恕，自己也好，別人也好，並且相信我們會不顧一切地遞送穀物的。如果我們的軍事「專家」們（把事情搞糟了的人！）沒有玩忽職務，路線也便不會被截斷。如果路線恢復了，那不是由於他們的力量，而是把他們丟開的結果。』〔註一〕

列寧對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察里津進行活動的可能性表示憂慮，斯大林同志在答覆時進一步簡略地、但又有力地和清楚地寫道：『對於歇斯底里的人們，請放心並且相信我們的手是不會遲疑的。我們會把敵人當作敵人看待。』

斯大林同志越是深入檢查軍事機構，他越是相信它的絕端無能，並且甚至相信，在有些戰區，對於正在橫暴地抬頭的反革命勢力，它簡直是不願組織抵抗的。

於是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斯大林同志打電報給列寧說：

『北高加索區的軍事司令部已經判明絕不足以適應於對反革命勢力作抗爭的要求，這事實把問題弄得很複雜。實際上我們的「專家」不僅在心理上不能無情地打擊反動勢力，並且，因為他們是一些只知道怎樣訂定「野戰綱領」與草擬重整行列計劃的「參謀」工作人員，對實際作戰是漠不關心的……而一般地說來，把他們自己當作局外人，當作賓客。軍事委員已經無法扭轉局面

〔註二〕見「斯大林全集」俄文四版第二七卷第四九二頁。

〔註二〕見「列寧全集」俄文四版第二七卷第四九二頁。

了。……

斯大林同志並不使自己局限於揭露這種糜爛性的特徵；在同一個備忘錄裏，他得出自己的經驗豐富的結論：

『當加里寧扼守的陣地與後勤根據地隔絕的時候，當北方與穀產區隔絕的時候，我認為我沒有對問題視若無睹的權利；我將糾正該地的這些和許多別的缺點；我正在採取很多方策——甚至於達到要撤換那些債事的公務員和司令員的程度——並將不顧表面上的困難，繼續如此做去，遇必要時我是會把困難撇開的。當然，我在一切比較高級的團體的前面，負完全責任。』

情況愈變愈危急了。斯大林同志以驚人的精力工作着，在極短的期間，他從糧務總監成爲察里津前線全部紅軍的實際領袖。這種事態獲得莫斯科方面的核准，於是斯大林同志便擔負起如下的責任：

『……建立秩序，整編各支隊成爲正規部隊，並設立一個正式的指揮部，

同時解散一切不服從命令的隊伍。」（錄自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電文，上面標寫着：『此電經列寧批准後拍發。』）

烏克蘭革命軍的殘餘，在德軍壓力下越過頓河草原撤退後，即於此時抵達察里津。

以斯大林同志爲首的革命軍事會議成立了，它着手組織正規軍。斯大林同志底生氣勃勃的精神，他底能力和意志，完成了在昨天還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最短的時間內，若干師團，旅團和連隊頃告組成。各司令部、糧秣處與軍械處以及整個的後方，澈底肅清了反革命的和敵對的份子。蘇維埃和黨的機構改善了，開始更有效地發生作用。一羣布爾什維克老黨員和革命工人團結在斯大林底四周，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赤衛根據地代替了無能的參謀部，在南方頓河反革命勢力的各隘口壯大起來。

那時察里津充滿着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份子，從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與恐怖主

義者以至狂暴的君主主義者。在斯大林同志登場以前，在革命軍的幾個支隊從烏克蘭開到以前，這些傢伙覺得好像自由自在了，並且已經過着期待闊綽生活的日子。前線紅軍的改組，需要以嚴厲的手段無情地肅清後方的敵人。以斯大林爲首的革命軍事會議設立了一個特種的非常委員會，授權它來肅清察里津的反革命勢力。

一個敵人底證言有時是很有價值並且非常有趣的。下文便是當時已經叛變我們並且投向克拉斯諾夫部隊去的諾索維奇上校（以前的陸軍作戰部長），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三日的白衛報『頓河的波浪』，怎樣描寫了這個時期和斯大林同志所擔當的任務：

『斯大林底主要任務是以糧食給養供應北部各省，而他在執行這項工作時卻掌握了無限的權力……

『格略齊至察里津一線已被完全截斷。在北方祇剩有獲得給養和保持聯絡

的一種方法：伏爾加河。在南方，在志願軍業已佔領鐵柯雷茨卡亞之後，情況也變得岌岌可危了。對於專門從斯塔夫羅波爾省取得他底給養的斯大林，這種情況事實上含有結束他在南方的使命的意味。但要叫斯大林放棄他既經擔任的工作，顯然是違反像他這樣一個人的性格的。平心論之，我們必須承認，任何老練的行政長官大概會嫉妒他底能力，並且他適應環境與適應正在進行的工作的才幹是大可作爲許多人的模範的。

『當他沒有可做的事剩下來的時候，或者說得更恰當些，當他直接的工作減輕的時候，斯大林漸漸開始參加各方面的城市行政，特別是參加包括保衛察里津和全部高加索的所謂一般革命陣線的廣泛工作。』

接着，在敘述察里津的情況時，諾索維奇寫道：

『這時察里津一般的情況已經變得很凶險了。察里津非常委員會加緊工作。過去似乎最可靠和秘密的地方逐日均有各種陰謀揭發。全城的監獄滿坑滿

谷……

『前線的戰鬥變得非常激烈……』

『七月二十日以後的最高動力和最高權威是斯大林。關於現存地方行政制度底不便和不穩，在與莫斯科的直達電報線上，有過一次簡單的談話，結果莫斯科拍發一道命令，使斯大林負責全部軍事……和民政……』

然而諾索維奇自己也進一步承認鎮壓的方策是十分有根據的。這裏便是他筆下的察里津反革命組織：

『這時，由立憲會議委員會的政權所支持的當地反革命組織也相當堅強了，並且，在從莫斯科獲得資金之後，正準備採取積極的步驟以支持頓河哥薩克人的解放察里津運動。

『很不幸地，這個組織的首腦——工程師阿列克謝耶夫和他兩個都從莫斯科來的兒子，不瞭解實際情況，因此，由於依靠積極參加爲布爾什維克服務的

西伯利亞營和聯繫非常委員會而訂定的不合理的計劃，組織給破獲了……

『斯大林的命令是直截了當的：「槍斃他們！」工程師阿列克謝也夫、他的兩個兒子、連同許多軍官（他們有些屬於組織，有些祇有同謀的嫌疑），都給非常委員會捕獲，並且不經審鞫立刻給鎗斃了。』

隨後談到後方（北高加索區的軍事司令部及其各部門）怎樣擊潰和肅清白衛軍的問題時，諾索維奇寫道：

『這一運動的特徵是斯大林對於中央發佈電令的態度。當托洛茨基因他慘澹經營的地方行政機構的毀滅而深感煩惱時，他拍發一通電報，略謂參謀部及糧秣處應維持原狀，並應給予便利，使他們得進行工作。斯大林在這電報上寫了一句非常決斷而頗有意義的按語：

『相應不理。』

『因此這通電報便沒有加以理會，而整個軍械處和司令部參謀部的一組人

員便仍舊給拘押在察里津的一隻駁船上了。』

在短時期中，察里津變得完全不可辨認了。直到最近，公園裏還會演奏過音樂，逃亡到這裏的資產階級，也曾與白軍軍官爲伍，招搖過市，現在這座城市卻一變而爲紅軍的軍營，毫無例外地厲行着最嚴格的秩序和軍紀。這種後方的鞏固，對於在前方作戰的連隊底士氣，有良好的影響。紅軍指揮員和政工人員以及全體士兵，都開始覺得他們是在接受革命鐵腕的領導，它在爲工農的利益而奮鬥，並且對於妨礙這樣鬥爭的人們，予以無情的懲罰。

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不限於自己的職務。當在革命的基礎上已經建立必要的秩序和恢復組織之後，他動身到那時展延達六百餘公里的前線去了。只有像斯大林這種能力高超和夙具天才的人，才能事前不經任何軍事訓練，詳細地理解到當時情況非常艱苦的特殊軍事問題。

我想起一九一八年的八月初，好像還是昨天一樣。克拉斯諾夫哥薩克部隊